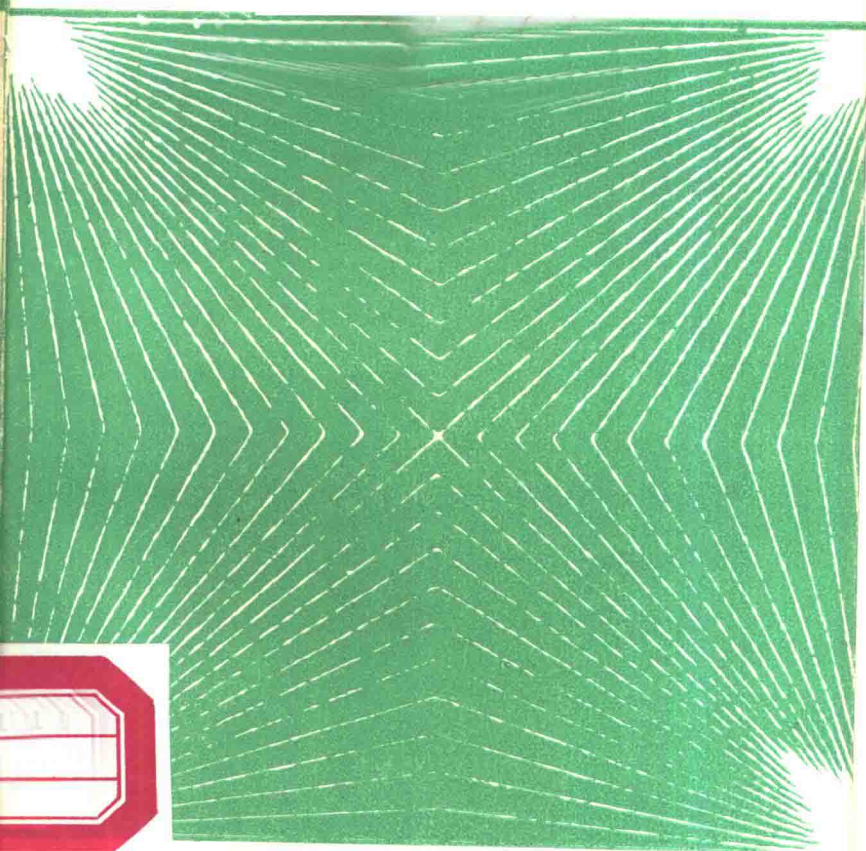


百花青年小文库

死室的彗星

台静农



百花青年小文库

死室的彗星

台 静 农

百花文艺出版社

死室的彗星

台静农著 胡从经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宝坻县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4 1/16 插页2 字数72,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 10151·820

定价: 0.68元

编辑例言

为了满足和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百花青年小文库”。

百花青年小文库，将编选出版古今中外各个时期主要作家的优秀作品，有的也选其近期佳作。

百花青年小文库，以“小”为特色，选入的作品以短篇小说、散文为主，兼顾诗歌和文学性强的短剧本。

百花青年小文库，分中国古代、现代、当代和外国文学四部分，每一部分编若干辑，十册一辑，分辑出版。

百花青年小文库，所编各册，或作家自选，或由译者、研究工作者代选，并撰有小记，简要介绍作家和作品，同时对作品也作些必要的注释，以帮助理解作品。有些作品在收入本辑时，

亦经作家、译者、编选者作了重新修订。

现代文学部分特约编委为姜德明同志。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小 引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台静农是一位不应被忽略的作家。早在一九三〇年，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列举了“近年来”的“优秀之作”，其中就有台静农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嗣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又论及了台静农的小说创作：“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这寥寥数言真切地抉发了作为一名严峻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台静农的异乎寻常的创作特点。

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始于一九二六年，开笔伊始就注意侧重“从民间取材”，使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作品起初发表于《莽原》、《未名》等

刊物，后来结集为《地之子》、《建塔者》。后来在小说创作方面基本辍笔，仅在抗战期间零星写过些短篇，如《大时代的小故事》、《电报》等。

台静农的小说艺术颇具特色，泱然有鲁迅风。他擅于从平凡琐细的生活中择取不落俗套的场景与风姿迥异的人物，然后从这些小人小事中开掘其蕴藏的悲剧性，从而深刻地抉剔出中国农村社会的黑暗、冷酷、愚昧、闭锁。这里没有跌宕的情节，没有过火的渲染，然而平实近乎白描的手法却处处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引起颤栗的共鸣与悲悒的和音。环境描写纤秾合度，人物对白简洁含蓄，细节描绘常匠心独运，如《负伤者》篇中警察署长“捞油水”一节，把一个假装正经、鱼肉乡里的家伙刻绘得维妙维肖、呼之欲出，实在令人叫绝。

本集从《地之子》中选取了八篇，《建塔者》中选取了四篇，此外从抗战时期的文学刊物上选取了一篇，共十三篇，以使读者大致可以窥见台静农小说的风貌。

胡从经

目 录

小 引	胡从经 1
蚯蚓们	1
吴老爹	11
红 灯	23
新 坟	32
烛 焰	41
负伤者	50
昨 夜	65
死室的彗星	76
井	96
电 报	111

蚯 蚓 们

虹霓县的人民，今年真不幸，十来年没有遇见的荒年，他们竟碰着了。其实有钱的田主们，早已知道了虹霓县的人民免不了要遭大劫的。吕洞宾不是在这些有钱的家里下坛说过么？下界的穷人，心术太坏，一天狡猾似一天，凶恶之气已冲到九霄，早迟有一天玉皇大帝一怒，降下一道御旨，教这些坏人一个个都死亡灭绝。这些有钱的早就替天行道，将这预兆告诉大家了，无奈大家不改，终于免不了这一场大劫。

前几天稻草湾的穷人，闯下了大祸，他们真胆大，居然联合起来，一起向吃租的田主们讨借贷，逼得田主们当面非承认不可，有的允许给钱，有的允许开仓给米。但是田主们连夜派人进县，递了禀帖，告了稻草湾“民变”，顿时上头派下来了兵，将这些大胆的人，一个个不提防的

被捆走了。听说省里公事一到，这些人都要割卖的。这些人真傻，钱没到手，米也没到嘴，二斤半还保不住。

这么以来，别处穷人的嚣张，确是好得多了。就拿我们的住处五家村来说，没有人敢向田主人胡闹的，象张三炮吴二拐黄鼠狼这些家伙，在太平年岁的时候，田主人都觉得他难缠的，可是现在他们反老实了。很奇怪，李小平常很老实，这时候偏胆大起来。他居然跑到他的主人那里去，向他的主人讨借贷，幸而他的主人待人厚道，仅仅向李小骂了几句：“你这东西，还不知道厉害，要晓得我一个禀帖送了，你这条命就没有啦！”李小听了以后，不禁有些怕了，终于哑口无言带着感激的神情跑回来了。

天要叫虹霓县的人民遭一场大劫，谁也没有法子挽救。就是有钱的田主们，天天也在埋怨：穷人们不修好，累得他们的仓里少收成。

到这当儿，大家都不得已各人想各人的法子，自然是往别处逃荒的多。李小于于是也免不了走这一条路，但没想到，他的老婆竟不愿去。分明是缺了吃的，他的老婆偏说他有钱不拿出来，有时还骂他没有本事，连老婆也养活不了。闹得三番五次，终于依了他的表舅母的调停，让伊改

嫁。在他本不愿意。不过这年头，实在没有办法，而且改嫁又是出于伊的意思。表舅母知道他心里难过，一再劝他，心放宽些，年头变好，弄点钱还可娶一个。终于，他想到这大概是命里定的，也只得顺从了。

成事就在第二天，在头一天的晚间，他约了范五明天一同去，帮他将钱拿回来。

在月光之下，他独自回到家。这时候，他的四岁的小孩，正孤独地在柳下站着，见他回来，很快的跑到他的面前，高兴地问：

“爸爸，明天你也去吗？”

“什么事，你知道？”他冷然地说。

“不是妈妈说，明天带我走人家么？”

“是的，”他的神情顿时惨沮。“你睡去罢！”

他的孩子听了，跳着走了。

他坐在柳树根下，嘴里衔着旱烟袋，烟头闪烁的发光。他看今年八月十二的月光，特别明亮，好象十五六似的。但是今年中秋节，却是冷清清的；要是年头好，大家都忙着结账送礼。他想到去年的这时候，他正忙着碾谷子，那时碾了两斗米，往镇上卖了，买了些牛肉猪肉，月饼，

还给小孩缝了一件夹衣。大家都痛快地过着中秋节。小孩刚会学话，老是“月姥姥”地唱着，半夜才睡。谁也没有想到，今年是这样的结局。他口中喷出清烟，映着月光，更显黯淡，他回过头来，对着面前一大堆枯萎稻草瞧着，他的眼中闪闪地发光，不由地他对这稻草仇恨和愤怒，因为这稻草给他带来了极不幸的命运；他向从来没有仇敌，然而这枯萎的稻草，竟成了他的仇敌了。

现在是作恶梦罢？他这样想。要不是梦，为什么是这样离奇呢？眼看妻子小孩，马上要遗弃他，要离开他，要向一个陌生的人欢笑去。他的目光昏聩了，他看见他的茅屋，他所插的柳树，与那凶恶的稻草堆，都一起向他轻藐地笑，好象它们都在同声地说：“天下竟有这样卑怯无用的男子！”

他站起来狂放地在稻场上走来走去，心中越纷乱，脚步越急促，安然卧在一旁的小黑狗，这时候也被他的脚步声惊醒了。这狗居然向他汪汪地叫起来，于是使他更忿怒了。恶运来了，一切事都改变了，狗也不认主人了。他举起了脚，吃力地向狗踢去，狗受了伤，顿时更凶横地叫起来。

他仍旧坐在地上，微微叹息，将烟袋头向着

树根磕灰；重行装上烟，燃了火不停止地吸。他的满腔忿恨，渐渐随着青烟消逝，心情也渐渐随着平静了。他认识了命运，命运的责罚，不在死后，却在人世；不在有钱的田主身上，却在最忠实的穷人。最苦楚的，命运不似豺狼，可以即刻将你吞咽下去；而命运却象毒蛇，它缠着你慢慢喝你的血！现在这命运忽然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不反抗，他知道，反抗是毫无用的。他预备了忍受、忍受着，终有尽止的日子。

于是他回到他的茅屋里，这时候他的妻在床沿哄小孩，他便轻轻地到床里头和衣躺下。屋里满是月光，照着他妻的神情，正如平常一样，忽然他感到一种将要永离的情味，他的心不由地凄怆下去。他想此刻可以同伊叙叙旧日情分，但是想到伊当他艰难的当儿撇了去这样的薄情，他便冷然静静地叹了一口气。转而想这也难怪伊，即使伊不改嫁，给伊母子什么吃呢，难道竟教伊们喝风么？

恹恹与忧伤交攻着，使他不能安然睡去。终于似睡非睡地闭了眼，不久又惊醒了。醒后睁了眼，见月光依然明亮地照着房中一切，妻在门口迎着月光坐着，正在收拾伊平日的针线，隐隐地还听着伊伤心的叹息。于是他向伊问：

“为什么还不睡呢？”

“那有心肠睡！”伊低声说。

他听了，全身立刻震动了，又颤栗地向伊说：

“我真对不起你，使你走到这条路。”

他说了，并未听见伊的答话。少顷，他看见月光之下的伊的影子，在那里颤动，原来伊在啜泣。于是他也忍不住哭了。

在这伟大的夜幕里，清光照着这一双不幸的男女。除了两人无声的暗泣而外，惟有小孩低微的鼾声，美满的微笑的面容，表现着正在幸福的梦中。

明月渐渐西沉，远处的晨鸡渐渐地叫起了。

他的不幸的晚间到了。在他的心中不仅存留着伤痛，却重重地蒙上一层耻辱。但是他可以自慰的，就是他所以到这种地步，不是个人的意志，却是受了命运的指使；大家一起生活在人世间，又谁能非笑命运呢？因此他很坦然。

在一间矮的朴陋的客厅里，生客有七八位。有的坐在长凳上谈家常，有的默默地吸水烟袋。最使他偏促的，便是一个短胖子向主人道喜，并且唠嗦地说：“听说这位大嫂贤慧，一定会过日

子，真是你老哥的运气……”这些使他不寒而栗的话。

终于吴官人站起来向主人说：

“那么，将字写了罢？”

“请那一位写呢？”

“自然是请张朗翁。”

这时候这位张朗翁正在同一个麻脸人谈他教三字经的经验，忽然听到有人提起他，便扭过头来向主人问：

“还是请杨二哥写罢？”

屋角处站起来一位红脸大汉，笑着说：

“亏了朗翁你，何必这样客气，老夫子不写谁写？”

朗翁哈哈大笑，手摸着下巴胡鬚，一屁股坐在预备好的座位上了。于是故意向大家问：

“请教大家，怎么写呢？”

“哎呀，读书的人礼节真周到！朗翁经多见广，还不是那一套吗？”吴官人说。

朗翁于是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眼镜盒子，将眼镜拿出戴上，抽出笔，铺好了纸，转过头来向大家问：

“那位是本夫？”

李小听了，木然地站起来。朗翁一双眼睛，

出神地向着他：

“贵姓哪？”

“姓李。”

“名字呢？”

“国富。”

朗翁便不理他了，他又木然地坐下。朗翁旁若无人地在红纸上莎莎写了两行，又向大家问：

“说定的是多少钱？”

“四十串文正。”吴官人接着说。

“还带来一个小孩吧，是男，是女？”朗翁又问。

“是的，一个男孩，五岁了。”

朗翁仍旧偏着头写下去。不久，将笔扔下，头摇摆着念了两遍，站起来说：

“请大家看看，对不对？”

“朗翁又客气起来了，那有不对之理？”吴官人说。

“好罢，我来念给大家听听：立卖人字人李国富今因年岁欠收，无钱使用，情愿将女人出卖于赵一贵名下为妻，央中说合，人价大钱四十串文正。女人过来以后，事后不得反悔。外者女人带来小孩一口，亦由买主养活，日后不得藉此生端。恐口无凭，立此字为证。同中蒋三星陆华堂

江福贵周三范五刘六蹙子张朗翁代笔。……对不对？有什么遗漏没有？要是没有什么，那就教本夫画押。”

李小听了不作声跑到桌子前面，拿了笔画了一个粗大的十字。

“不成，不成！”朗翁忽然叫起来。“画十字没有用，这桩买卖，比不得卖田地呀！你这本夫，要打手记的。”

“什么叫手记？”

“怎么，你连手记也不知道，见识真浅，手记就是将手涂上黑墨，印在这卖字上。”朗翁讥笑着说。

李小重行拿了笔，将左手涂了墨，重重地印在卖字上。

“对了，对了！”朗翁对着李小叫。头即刻扭向大家。“我看，要是没有什么意见，那就可以交钱，交了钱，吃了饭，俺们还要闹新娘子啦！”

“是了，是了。”主人一面答一面往后屋里跑。

李小这时候孤独地坐在一个小椅上，觉得四面的人都是向他冷笑，虽然侧身在大众里，但是一种可怕的阴森抓住了他。在大家不留意的当